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Restricted*
29 November 2010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0年11月1日至19日

决定

第344/2008号来文

提交人:	A.M.A.(由流亡者法律援助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08年5月22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0年11月12日
事由:	遣返申诉人回多哥的风险
实质性问题:	遣返回原籍国遭受酷刑的风险
程序性问题:	强制措施不符合所提供的临时措施
《公约》条款:	第3条和第22条

[附件]

* 根据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在第四十五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第 344/2008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A.M.A.(由流亡者法律援助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08 年 5 月 22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A.M.A.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提交的第 344/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申诉人及其律师与缔约国提交的全部资料，

通过以下决定：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

1.1 申诉人 A.M.A.1983 年 1 月 1 日出生，于 2008 年 5 月 22 日向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是居住在瑞士的多哥国民，目前正等候被遣返回原籍国。他称，瑞士强迫他返回多哥，将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 条。代理他的是流亡者法律援助协会，一个向申请庇护者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

1.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3 款，委员会在 2008 年 7 月 3 日的照会中提请缔约国注意这一申诉，并附有一个临时保护措施的请求。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是多哥洛美的渔民，从未参与政治活动。2005 年 2 月 27 日，数个妇女协会发起一场示威，要求修改《多哥宪法》。示威被执法人员镇压。当天晚上，申诉人与父亲划独木舟在 Bé 潟湖捕鱼。他们看到两辆货车停在潟湖附近，

听到有东西落水的声音，就开亮了手电筒。当时申诉人与父亲看到穿军装的几名男子向水中扔尸体。在七、八名士兵中，他们认出两个是他们在 Bé 城堡后面的邻居。提交人与父亲感到悲哀，向士兵发出呼喊，士兵用手电筒照他们。申诉人与父亲认识的两名士兵也认出他们，并喊出了他们的名字。三名士兵跳到水里，向他们游来。申诉人与父亲也跳到水里企图游走。申诉人逃走时回头看到父亲被夹在两名士兵之间。他听到父亲呼救，但是认为无法救他，于是继续前游。申诉人到达对岸，脱掉了衣服，然后逃到他在 Bé 的一个朋友家中。朋友建议他造访 Bé-Kpehenou 的反对党变革力量联盟总部。他们于次日去了那里。

2.2 2005 年 2 月 28 日，申诉人及其朋友在变革力量联盟总部受到一名妇女的接待，向她陈述了前夜发生的事情。然后三名男子陪同他们回到事件现场。他们一起从潟湖中捞出四具尸体，包括一名 10 至 12 岁的儿童尸体。申诉人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2005 年 2 月 28 日晚，申诉人离开 Bé，看望另一镇上的朋友。申诉人到达后，与 M.A. 重新取得联系，请他向申诉人叔叔 A.D. 转告有关情况，并取出他与父亲藏在家中的存款。2005 年 3 月 2 日，M.A. 到了申诉人家。邻居告诉他，在前一天，2005 年 3 月 1 日，三名陌生人来到申诉人家，破门而入，搜索了房间。

2.3 2005 年 3 月 3 日，申诉人的姑姑们打电话给他，建议他出国。但申诉人决定等待选举结果，希望反对党获胜。他秘密地躲在朋友 S 的家中，从未离开。2005 年 4 月 26 日，在听说福雷·纳辛贝选举获胜后，申诉人决定出国。他的朋友与一位移民到瑞士并当时在多哥的熟人联系；那位熟人曾经帮助一些人逃到国外。以支付 300 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那人同意帮助他出国，并提出将自己儿子的护照借给他。申诉人让他的朋友回家找他的身份证，但 S 仅发现一个过期的身份证。申诉人向瑞士当局提交的文件正是这一身份证。

2.4 2005 年 4 月 28 日，申诉人离开多哥前往贝宁的科托努，在那里登机去瑞士。2005 年 4 月 29 日，他向 Vallorbe 登记中心提出在瑞士避难的应用。2005 年 5 月 3 日，该中心对他进行第一次面试。其它两次面试分别是 2005 年 5 月 24 日和 8 月 22 日。

2.5 申诉人从瑞士打电话给叔叔，后者说他已经探访了洛美的监狱，以希望找到申诉人的父亲，但是没有结果。2005 年 7 月 30 日，叔叔在另一次电话中告诉申诉人，执法人员在前一天又到他的家，向其他居住者追问申诉人的情况。他们攻击居住者，用武器殴打他们；所有的居住者都离家出走。在 2006 年 2 月 13 日的一封信中，他叔叔说自己已经辞职，以在镇上的停尸房寻找申诉人的父亲。他说他去过 Tokoin 的医学院以及 Tsevié 和 Kpalimé 的停尸房。最后于 2006 年 2 月 7 日在 Aného 找到死者遗体。根据 Aného 村特别代表团团长签署的死亡证明，遗体是 2005 年 11 月 15 日送到停尸房的。在申诉人的叔叔找到遗体的同一天，即 2006 年 2 月 7 日进行了尸检。根据检验，尸体上遍布伤口和瘀痕。还确定了死者头颅被打碎。申诉人的父亲于 2006 年 2 月 11 日下葬。

2.6 瑞士联邦移民局 2007 年 2 月 19 日做出决定，驳回申诉人的庇护申请。它认定申诉人所述的情况难以置信，并将遣返日期定为 2007 年 4 月 18 日。2007

年 2 月 23 日，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庭提出上诉，请求废除移民局的决定，批准庇护，并作为辅助措施给予临时许可。2007 年 6 月 8 日，申诉人提出另一份上诉书。2007 年 12 月 12 日，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2008 年 1 月 17 日，申诉人申请复议 2007 年 12 月 12 日的裁决，但是法庭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裁定申诉不可受理。

2.7 除了 2008 年 11 月 17 日和 12 月 9 日提出的申诉，律师还告知委员会说，沃州移民接待处根据 2008 年 10 月 27 日的决定，已将申诉人安置在沃州 Vennes 集体紧急救助中心。申诉人质疑这一决定，理由是有关救助中心是一个仅收容那些属于特别“紧急救援”程序的、被拒绝的申请庇护者的紧急中心。据称缔约国采用这一程序旨在诱使最顽强的申请庇护者丧失希望、离开瑞士。在这一救助中心，申诉人再也不能享有基本必需品，并处于一个非常吵闹和临时的公共环境中，由负责驱逐的行政警察 24 小时把守，因此具有敌视性。沃州移民接待处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做出决定，驳回申诉人的质疑，维持了 2008 年 10 月 27 日将他安置在 Vennes 救助中心的决定。申诉人于 2008 年 11 月 25 日提出上诉。

申诉

3.1 申诉人称，将他遣返回多哥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作为 2005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之夜所施行为的见证人，他将在本国面临危险，他父亲的突然死亡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返回多哥，他将面临一个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另外他称，最低限度援助构成的紧急救助程序，加上等待遣返期间的瑞士行政警察监视，违反《公约》第 22 条。

3.2. 申诉人根据第 3 条指出，瑞士当局未质疑他所提交文件的真实性，该文件与联邦行政法庭的评估相反，确认他的陈述、他父亲的死亡情节以及他返回多哥所面临的个人风险是可信的。申诉人指出，变革力量联盟网站上的文件援引多哥人权联盟的资料说，2005 年 2 月 28 日至少从 Bé 潟湖捞出 4 具尸体，包括一名 12 岁的儿童。

3.3 申诉人强调，所有的国际利益攸关方都谴责多哥执法人员在 2005 年总统大选期间的滥权行为。他提到，委员会在 2006 年 7 月 28 日关于多哥的报告中说，它“关切特别是 2005 年 4 月大选后收到的关于普遍的酷刑、强迫失踪、任意逮捕和秘密拘留做法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国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批评说，“没有公正调查以确立实施者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所负的个人责任，特别是在 2005 年 4 月大选之后，构成多哥有罪不罚的普遍现象”。申诉人辩称，多哥当局看来希望把 2005 年大选期间执法人员的滥权行为扔到脑后，忽视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根据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2008 年 3 月 11 日发表的多哥情况报告，尽管有所改善，但在侵犯人权方面依然存在严重问题。

3.4 申诉人根据第 22 条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审理以及提供临时保护措施的目的是，在委员会就案情作出决定之前暂停遣返程序。然而，紧急援救程序可被视

为一个强制程序，旨在减少在瑞士继续停留的吸引力，并摧毁那些被视为在瑞士非法居留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精神，使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离境或躲藏。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12 月 9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申诉案情的意见。缔约国简短地回顾了申诉人陈述的事实，反驳说，申诉人尚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任何新证据。相反，他首先质疑国内主管当局对事实的评估，然后对多哥的人权状况做一般性的描述。最后，他对事实作了自己的评估，以声称他被遣回多哥之后会面临真实的、针对个人的和即刻的酷刑风险。

4.2 缔约国援引《公约》第 3 条的规定和委员会案例法，指出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6 段及其以下各段规定：申诉人必须证明，如果他被遣送回原籍国，他本人可能有遭受酷刑的现实和严重的风险。缔约国指出，这一规定意味着：所称的事实必须超出简单的怀疑，必须表现为严重的风险。将风险评估所需考虑的各种因素与申诉人的状况相比较，缔约国说：他从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他的宗教活动仅是加入一个祈祷团体，没有给他造成任何麻烦。因为申诉人没有提出任何酷刑指称，所以缔约国将意见限于一般性意见的第 8(a)、(d)和(g)段。

4.3 缔约国说，申诉人所称在 2005 年 2 月 27 日目睹的事件涉及 2005 年 4 月伴有暴力行为的总统大选。缔约国指出，自从提交人出国以来，多哥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2006 年 8 月，五个主要反对党与执政党多哥人民联盟签署全面政治协议，成立民族团结政府。这使得反对党一名长期成员被任命为总理，成立一个包括反对党的政府，并组建了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其中有依然是反对党的变革力量联盟代表。缔约国补充说，2006 年 4 月，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主持下，多哥、加纳和贝宁之间缔结了一个三方协定。多哥政府在这一协定中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难民能够在安全和体面的条件下返回。2008 年 6 月，总统大选期间逃离多哥的一些人返回本国，没有关于迫害的报告。

4.4 缔约国补充说，2007 年 10 月 14 日举行了立法机关选举，并且根据数个独立的消息来源，选举程序的进行广泛令人满意。缔约国指出，正是多哥人权状况的这一发展和改进，使欧洲发展和人道援助事务专员认为欧盟与多哥之间恢复全面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申诉人提到的有罪不罚现象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已经出现一些改善迹象，据称 30 多名国家官员因参与抢劫而被绳之以法。最后，缔约国指出，有罪不罚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目睹或报告过暴行的人目前受当局的迫害。即使申诉人的陈述可信，但仅此不构成实质理由，相信他会在返回多哥后遭受酷刑。然而，缔约国质疑申诉人的指称是否可信。

4.5 缔约国提到根据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庭等国内机构的意见。这些意见指出申诉人的陈述有事实出入，难以置信。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庭提交法国《观点》周刊 2005 年 3 月 2 日的一篇文章，用以证明他陈述的真实性。根据该文说，在前一天的暴力行为之后，2005 年 2 月 28 日从 Bé 潟湖捞出 4 具尸体。然而该文仅描述了这一具体事件，没有提到申诉人及其父亲。该文也没有描述所发

生暴力行为的性质，而瑞士当局提到的多哥人权联盟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些事件，与申诉人的描述有出入。联邦行政法庭考虑了申诉人的陈述，认为他没有目睹谋杀，仅是看到尸体被扔到水中。另外，申诉人的陈述与多哥人权联盟所述不一致。多哥人权联盟称，控制潟湖周围地区的士兵据称在 Bé 潟湖开火，使用催泪弹，并杀死数人。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不可能直到次日才听说这些事件；这是大规模发生在他所生活地区的事件。联邦行政法庭还指出时间上的出入：据多哥人权联盟说，尸体据称是在次日下午捞出，而不是早晨。据称，受害人是淹死的，与申诉人的证词不同。最后，尽管申诉人的父亲之死得到证实，但是死亡日期似乎与申诉人陈述的事件顺序不符。缔约国怀疑是军方在关押申诉人的父亲 6 个月之后杀了他。因此，看来申诉人的父亲确实死于暴力，但不是申诉人所描述的情况。申诉人证词与多哥人权联盟描述之间的出入以及他证词本身的漏洞，使联邦行政法庭否认他返回原籍国将有任何风险。

4.6 关于违反《公约》第 22 条的指称，缔约国回顾说，自从委员会请求提供临时保护措施以来，未发出过或打算发出对申诉人的驱逐令。第 3 条保护面临酷刑风险的人不被遣返，但该条不保障申诉人在所处国家享有高的生活标准。缔约国补充说，从《公约》第 22 条衍生的义务，不能超出《公约》的实质规定。无论如何，根据州政府在本案中向申诉人提供的福利，提供紧急救助不违反《公约》第 22 条可能产生的任何义务。缔约国还称，紧急救助是根据请求给予的，旨在向任何处境艰难的人提供基本手段，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缔约国最后称，如果申诉人认为所给予的福利不足以体面地生活，他可在各上述机构提出这一事项，正如他在 2008 年 11 月 6 日所做的那样。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2 月 16 日，律师告知委员会，因为在原来文中已经阐述了所有关于《公约》第 3 条的论点，所以他对缔约国的意见没有特别评论。然而，律师向委员会提交了一封申诉人叔叔 A.D. 的信，说明查找他父亲的经过。叔叔解释说，他于 2006 年 2 月 7 日在 Aného 停尸房发现申诉人父亲的尸体。停尸房工作人员说，身份不明的人 2005 年 11 月 15 日将尸体留在了那里。这封信还说便衣士兵侵扰了申诉人房屋的住户。

5.2 2009 年 6 月 15 日，申诉人提出关于委员会请求采取的临时措施问题。申诉人对被安置在沃州 Vennes 紧急救助中心(他在那里仅获得实物福利)提出两次上诉，但内政部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沃州法院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分别驳回了他的上诉。州法院的裁决指出，根据国内法，申诉人没有权利获得社会救济。¹ 然而，他不是非法居留，可以获得紧急救助。申诉人没有向联邦法院上诉这一裁决，因为法院最近 2009 年 3 月的案例法确认了紧急救助属于获得最低生存手段的基本权利，不能等同于准备驱逐的强制措施。申诉人对委员会称，与国内法院的裁决相反，紧急救助是一种强制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使寻求庇护者离开瑞士。

¹ 《救助寻求庇护者和某些类别外国人法》第 49 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6.1 在审议一项申诉所载的任何要求之前，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决定申诉可否受理。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甲)项认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乙)项，只有得到申诉人已经用尽一切现行国内补救办法的保证的情况下，委员会才审议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承认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此认为本申诉符合《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乙)项。

6.3 关于根据《公约》第 22 条提出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所得到的紧急救助制度相当于强迫措施，最后诱使寻求庇护者离开瑞士。它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紧急救助仅根据请求提供，旨在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但第 3 条之下的义务是不遣返(不驱回)，而不是确保在东道国高生活标准的义务。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充分证实他根据《公约》第 22 条提出的指称。因此来文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遣返回多哥是否构成缔约国在《公约》第 3 条之下的义务，即不将个人驱逐或遣返(驱回)到有实质性理由相信其将面临酷刑危险的另一国家。

7.2 在评估酷刑风险时，委员会根据第 3 条第 2 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一贯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然而，这一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有关个人是否在他将被遣返的国家中个人面临酷刑风险。因此，一国一贯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并不构成充分理由，确定某一具体个人返回该国面临酷刑危险。还需要考虑其他理由，以表明有关者个人面临风险。同样，不存在一贯公然违反人权的现象，也不意味着具体情况下的一个人不会面临酷刑。

7.3 委员会回顾说，它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实质性理由相信申诉人如返回有关国家将面临酷刑风险。酷刑的风险不需要非常高的可能性，但必须是针对个人和现存的。委员会就此在以往的决定中确定：酷刑的危险必须是“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²

7.4 关于举证责任，委员会再次提到，根据它的一般性意见和案例法，责任一般在于申诉人提供有争议的情况，并且评估酷刑风险所依据的理由必须超出单纯的理论或怀疑。

² 第 203/2002 号来文，A.R.诉荷兰，200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第 285/2006 号来文，A.A.等诉瑞士，2008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6 段。

7.5 在评估本案的酷刑风险时，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和父亲看到士兵向 Bé 潟湖扔尸体。它还注意到两名士兵认出他们，并开始追他们；申诉人的父亲据称被抓获，而申诉人显然得以逃脱；据称在事件数月之后的 2005 年 2 月 27 日找到他父亲受到殴打的尸体。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这一事件及后来便衣士兵对其住房的袭击，意味着他返回其原籍国将面临风险。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多哥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而那些对 2005 年大选期间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者依然逍遥法外。

7.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申诉人据称存在的事件发生在总统大选前后，而自那以来人权状况已有相当改进。它还注意到，缔约国称：有罪不罚现象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目睹暴行的人现在多哥受到迫害。它注意到，国内的机构已经指出申诉人陈述中的一系列难以置信之处，比如多哥人权联盟收集的一些证词与申诉人的证词不一致，对同一事件提供了相反的描述；鉴于抗议和所施暴力行为的程度，申诉人不可能直到第二天才听说这些事件，特别是如果发生在 Bé 潟湖；申诉人称其惊动士兵的方式；尽管他乘独木舟，但士兵下水追他；以及尽管他划船逃跑更容易，却称他跳到水里，尤其难以置信；并且最后，他父亲死亡的日期不符合申诉人所描述的事件顺序。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即使其证词可信，也不意味着这一事实就构成实质性理由相信他如果返回多哥将会遭受酷刑。

7.7 委员会考虑了双方的论点，注意到提交人尚未提供证据表明存在着真正、现存和可预见的风险。它认为，提交人的陈述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出入，难以置信，特别是他称他不知道自己实际在场那一天的暴力行为，而且仅他叔叔说便衣士兵继续侵扰他房屋住户的证词可支持关于存在着现有风险的申诉。委员会还注意到，瑞士当局三次听取了申诉人的陈述；尽管没有文件或证词支持申诉人的主张，以努力查证本案的事实；国内法院也审理了申诉，支持对他庇护申请的驳回。主要问题是申诉人目前如被遣返回多哥，是否面临酷刑风险？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在有关事件数年后依然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针对个人的和可预见的风险。³

7.8 参照所收到的全部资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表明他若被遣返回原籍国，会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

8.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裁定将申诉人遣返回多哥将不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和中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³ 见第 309/2006 号来文，R.K.等诉瑞典，2008 年 5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